



华夏大众文学丛书

HUAXIADAZHONGWENXUECONGSHU

百万富孀

于中华 著



5
华夏出版社



华夏大众文学丛书
HUAXIADAZHONGWENXUECONGSHU

于中华 著

百万富孀

华夏出版社

1988年·北京

百万富孀

于中华 著

•
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东四五条内月牙胡同10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

•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8.875印张 188千字 插页2

1988年2月北京第1版 1988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0900册

ISBN 7—80053—183—x/I·065

书号: 10484·065 定价: 1.95元

中法大学校友会华夏大众文学丛书

编辑委员会

顾问 崔乃夫 曹靖华 聂真

编辑委员 (以下按姓氏笔划顺序)

马节 王振基 陈彤 许宝騄

吴祖光 邵燕祥 罗大冈 杨堃

苗培时 栗培良 颜一烟

执行编委 苗培时

执行编辑 杨广宇

责任编辑 栗培良

责任编辑：栗培良

封面设计：刘家峰

内 容 提 要

《百万富孀》是辛亥革命时期女英雄刘青霞的传记小说。

刘青霞原姓马，出身高官豪门，嫁于中州首富，随婆家姓。在清朝末叶，父亲马丕瑶曾做过光绪皇帝的老师。历任广西、广东等省巡抚，护理两广总督。本书以清新、朴实、激情、写意、通俗的典雅文字，描写了清朝末叶和民国初年丰富多彩，形形色色的社会生活面。讲述了一系列曲折复杂，引人入胜，宣传爱国主义，歌颂光明前进的故事。

这部富有传奇色彩的传记小说，塑造了刘青霞、张钟端、上官云鹤、丙才、秀秀……等众多的英雄人物，也极其深刻地鞭挞了刘少德、刘耀德、景合贵……等反动人物和黑暗野蛮的封建社会。一些章节，令人振奋，感人泪下。

目 录

第 一 章	象玩了一场“过家家”的游戏，她糊里糊涂地做了豪绅的阔太太……………	(1)
第 二 章	男主人向她的女仆伸出了罪恶之手……………	(16)
第 三 章	他疯了？怎么往玄武湖里扔元宝……………	(28)
第 四 章	使枪弄棒的鲁夫莽汉，被当作“神医”请进了刘家院……………	(39)
第 五 章	哈哈，真是无奇不有！竟有人抢着摔溺盆…	(49)
第 六 章	路不平，有人铲……………	(57)
第 七 章	为了发财，什么缺德事他都干得出……………	(68)
第 八 章	钱财，只有用在解人之难的地方，才有意义，才有光采……………	(78)
第 九 章	他，赔了夫人又折兵；她，凤冠霞佩做诰命	(99)
第 十 章	清明时节雨纷纷 ……………	(112)
第十一章	“徘徊蓬池上” ……………	(122)
第十二章	在关键时刻，她伸出了一只有力的臂膀 …	(130)
第十三章	“吾辈爱自由” ……………	(147)
第十四章	“育得群芳天下栽” ……………	(154)
第十五章	暴风雨就要来了 ……………	(168)
第十六章	个人的荣辱安危，是不容一个真正的同盟会员考虑的 ……………	(177)
第十七章	在“九流杂众”面前，她屈下了尊贵的膝盖 ……………	(187)

第 十 八 章	“我不是副司令,我是秦桧,臭秦桧” ……	(197)
第 十 九 章	血沃中原 ……	(211)
第 二 十 章	正当五更时 ……	(216)
第二十一章	火药局一声巨响,惊醒了张都督的美梦…	(230)
第二十二章	“我以我血荐轩辕” ……	(240)
第二十三章	在她危难的时刻 ……	(253)
第二十四章	啊,多么洁净而又美丽的霞光呀 ……	(264)

象玩了一场“过家家”的 第一章 游戏，她糊里糊涂地做 了豪绅的阔太太

光绪二十年。冬。

暴虐的朔风裹着鹅毛似的雪片，象无数条呼呼作响的鞭子，狠狠地抽打着瘦骨嶙嶙的豫东大地，象要把铅灰色的夜幕撕裂，象要将奄奄一息的地上的万物摧毁。夜，恐怖的夜，漫长的夜，严严实实地笼罩着开(封)、尉(氏)之间的百里平川。

此刻，林间不闻鸟鸣，村里不闻犬吠，河边不闻流水潺潺，似乎天凝固了，地凝固了，空气凝固了，一切生命都销声匿迹，不复存在。

忽然，一个少女的呼唤从贾鲁河那边隐隐传来：

“娘！……娘……”

这声音是那样的怯弱，充满恐惧与绝望，粗心的夜行人也许根本听不见；但那声音却十分凄厉、寒森，象一把寒光闪闪的利剑，将凝固了的大地刺穿一丝小小的裂缝。

这声音是从轿夫尚丙才的家——一间小草屋里传出来的。

尚丙才一家原本不在尉氏，老家在山东巨野县。他七、八岁的时候，家乡遭了年馑，不出一年，爹娘相继饿死，后来

被一位好心的使枪弄刀的江湖艺人收留了，从此他开始了习武卖艺的生涯。

丙才生性忠厚、老实，时刻记着师父说的“勤、苦”二字，不出几年就学会了一手呱呱叫的“花刀”，在江湖上小有名气了。后来师父又收了个养女和一个男徒。那养女习枪，男徒习棒，都出落得非同凡响。

丙才十八岁那年，因那男徒惹了祸，师父遭了官府的责杖，一气之下竟得了重病，卧床不起。临终的时候，师父把丙才和养女叫到身边，亲自作媒、主婚，让他们撮土为炉，插草为香，看着他们拜了天地，才咽下了最后一口气，与世长辞了。

自此以后，这对小夫妻接过师父留给他们的家当——一把镔铁大刀和一杆藤子银枪，在坎坷的江湖小道上，继续踏上了命运的征程。后来他们生了一个女孩儿，取名秀秀，一家三口走南闯北，颠簸流离，餐风宿露，相依为命。苦，那是免不了的。好在艰苦的行程并没有泯灭他们对生活的追求与向往。忠厚、老实、身强力壮的丙才，他的精明、果敢，俊俏秀丽的妻子，和他俩的结晶——娇嫩得野荠菜花般的小女儿，象一片超脱尘凡的菩提树叶那样在佛光净土中飘荡，虽然没有亲朋，但也没有仇敌；虽然与天无补，却也甘愿与世无争……

然而，那茫茫孽海，总要把世间的阴风，卷进汹涌的波涛之中。

那是一个晚霜未退的早春，小两口带着五岁的小女儿，来赶县城一年一度的二月二古庙会。路上车水马龙，街上人山人海，五行八作、三教九流云集，茶馆酒肆、作坊店铺中

人声鼎沸。

小两口在一块空地上打开了场子，先由浑号“镗铁大刀”的丙才，使了一套非常出色的花刀。接着由秀秀妈表演她拿手的藤子银枪。只见她轻捷地走到场中，向观众拱手施礼后，“呼”的一声送出了枪杆，然后一手握枪，阴扎阳反，阳扎阴合，犹如蛟龙腾空，怪蟒翻身；随后将阴阳把一顺，扑楞楞一声，恰似雄狮摇头，猛虎下山，只闻风声嗖嗖，寒光闪闪，不见人形。顿时场子里爆发出雷鸣般的喝采声。

秀秀妈刚刚二十出头，正是风流年华，她上穿玫瑰紫、赤金扣的紧身衣，下围孔雀兰的绣花短裙，头扎鹅黄绢帕，顶门高挑红绒，配着她那健美的身姿，隆起的胸脯和俊俏端庄的面容，真是秀美极了。

他们使完了几套活路，秀秀妈拿着小筛箩巡场收钱。这时，一高一矮的两个油头滑脑的小子挤到了前边，那个高个儿用拳头捅了捅他身边的矮个子，乜斜着秀秀妈，嬉皮笑脸地说：

“兄弟，你瞧这娘们怎么样？要是搁到烟花院里……”

“保险又是一棵摇钱树！”

“哈哈哈哈！”一阵淫邪的笑声。

有点姿色的卖艺女子，常年在江湖闯荡，偶尔吃几句轻薄狂生的污言秽语，倒也不足为奇，全当清风过耳。秀秀妈只是斜了他们一眼，没有言语。

谁知那两个小子还不知趣，高个儿的那个，从背后伸手在秀秀妈的大腿上拧了一把。秀秀妈气坏了，回过头来用力啐了那小子一口。

说来也怪，那小子竟然一点也不生气，还是嬉皮笑脸地

说：“你吐俺，俺不恼，给俺舔净算拉倒！”说着伸长了脖子，脸直往秀秀妈的脸前拱。

秀秀妈忍无可忍，怒斥道：“休得无理！”说话间，举起了右手，一个“铁砂掌”下去，打得那小子嘴歪眼斜，鼻口窜血。

这下可惹了大祸。

原来这小子是当地天主教堂的“教民”。

自鸦片战争后，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设立了许多教堂，仅山东一省就达一千余所，教士三百多人。他们依仗不平等条约的规定，勾结当地封建势力，横行霸道，无恶不作。有的包揽词讼，依仗官府势力勒索钱财；有的以传教为幌子，拉拢引诱一些豪绅恶霸、流氓无赖入教，作为他们的“教民”。这些“教民”又依仗教会势力为虎作伥，欺压良善。而清政府的地方官吏，对于所谓的“民教纠纷”，又总是“护教抑民”，不敢公断。这次秀秀妈打伤了“教民”，把县令吓得魂不附体，赶紧传出话来：“听凭教堂处治，本县概不过问。”

于是秀秀妈被送到教堂去忏悔。

这所教堂的教士是一个赤红脸的德国人。他身穿黑色教服，胸挂十字教徽，会讲中国话。看上去，他道貌岸然，说起话来倒也和气，实则是一个十足的色鬼淫棍。他见了秀秀妈，就象饿虎遇到鲜美的猎物，馋涎欲滴。他内心欲火升腾，恨不得一口吞了下去，表面却不动声色，反而装做一副同情的面孔，给秀秀妈倒了一杯水。秀秀妈喝了这杯掺了麻醉药的甜水后，被关进了一间陈设华丽的秘密暗室里……

血气方刚的尚丙才怎能咽下这口恶气！当天晚上他只身潜入教堂，用他那把寒光袭人的镆铁大刀，将这个人面兽心

的德国教士一劈两截。他救出秀秀妈，扔下一把麦秸火后，便和妻子、女儿离开熊熊的火焰西逃。

经过几天的跋涉，丙才一家最后在河南尉氏县境落了脚。为了躲避官府缉捕，他们再也不干江湖卖艺的营生了。后来通过刘家的掌班轿夫韩五的帮助，丙才也当了轿夫。

一晃就是七年。

丙才给东家抬轿，轿杆压弯了他的腰。妻子在河边开荒，荒野的寒风使她得了喘病。只有女儿秀秀越长越美；她去坡里剜菜，菜花和她比美，没她长的好看。

……

北风呼呼，雪花飘飘。丙才一家人蜷缩在一间塌眉合眼的小草屋里。秀秀妈躺在床上，严寒使她的喘病加剧。她脸色青紫，以惊人的毅力忍受着极度的痛苦，不使自己发出声来，怕丈夫、女儿为她担心；丙才蹲在床前，瞅着她，阵阵心酸：堂堂五尺男子汉，竟给妻子弄不来一点抓药的钱，他惭愧、痛苦；女儿扒在床边，用她那含着泪花的眼睛紧盯着妈妈的脸，生怕妈妈不声不响地离去。

大地可以没有山，没有岭，但不能没有土壤；人类可以没有衣，没有食，但不能没有母亲！秀秀妈有还没长大的女儿，怎能离开人间呢！

秀秀妈越不想喘出声来，越是喘得厉害，以致使她脸色乌紫，浑身颤抖。

“爹，给娘抓包药吧！”秀秀用力摇着爹爹的臂膀。

“嗯……”丙才的心碎了，这声音小得连他自己也听不到。

是得给秀秀妈抓包药。可是自入冬以来，没人让他抬

轿，家里已经三顿没有揭锅了，哪来的钱呢！

就这样，妻子昏迷着，女儿呼唤着，丙才叹息着，挨到亮了天。

丙才站起身来，捶了捶麻木、僵硬的双腿，决定到东家去一趟，也许能预支几个工钱，好给妻子抓药。他正要出门，忽然门外传来韩五的喊声：

“丙才兄弟，还在暖被窝呢？”说着推开了房门，一脚门里一脚门外，高腔大嗓门地说：“有生意啦。东家去彰德府搬亲的轿车约摸晌午就到。东家吩咐，一进尉氏地界马上换八抬。这可是喜事儿，赏银不会少哩！快出动吧。”

这意外的消息象一团火焰温暖了丙才家的小屋，妻子的嘴角，女儿的泪眼，同时露出了一丝笑意。丙才嘱咐女儿好好照顾娘，径自出门去了。

秀秀撵出门外大声喊：“爹，别忘了给娘抓药！……爹，称几斤面回来，娘两天没吃东西了！”

丙才的身影消失在雪幕之中。秀秀回到屋里和娘一起期待着，期待着。

……

风还在刮，雪还在下。

一个晌午，一支豪华的轿车队出现在茫茫雪原。远远看去，象一条可怕的火链蛇在雪地上蠕动。

这是河南尉氏县“刘家”娶亲的车队。

“刘家”号称“刘半县”，是清朝末年中国巨富之一的中州首户。那挂在门首的《双千顷》牌，炫耀着他那浸透佃农血汗的二十多万亩良田；那载入产册的“七十二茂”、“八十二盛”与“二百单三店、行”，记录着他那遍布京、津、沪、

汉等几十个道、府、州、县、镇的钱庄、当铺和商店、货行。

这些家产属于刘氏宗族的五个支裔。今天娶亲的是刘氏第十二代玄孙刘耀德，是刘氏宗族中的首富。

车队沿着被冰雪覆盖的开、尉官路耀武扬威地行进着。

这支庞大的车队约有近百辆轿车。除了迎客、送客乘坐的三十多辆外，其余的都是居住在开封的刘氏宗亲和前来贺喜的官绅富贾乘坐的。这些轿车一律披红挂绿、三套骡马。骡马头上佩戴着红缨，脖子上挂着銮铃。一路上蹄声得得，铃声哐哐，伴着鼓乐队悠扬的笙笛和千头鞭、大雷子、三眼铳震耳欲聋的轰鸣，真是无比壮观，热闹非常，连乾隆皇帝下江南时的銮仗也黯然失色。

正当午时，车队在贾鲁河北岸停了下来。

贾鲁河是以元朝一位河防使的姓名命名的一条中等河流。它自邙山发源流经中弁、尉氏、扶沟、商水，于安徽境内入淮。在尉氏境界它是祥符与尉氏的分界。这条河和北方的其它河流一样，是季节性很强的河流；在多雨的夏秋波涛汹涌，干旱的冬春细流涓涓。眼下正值隆冬，河滩上的“瓜皮水”已被雪压冰封，只有河槽中间约四、五丈宽的一股幽绿的浅流在淙淙作响。

河上原有一只破旧的渡船，因为水浅无法摆渡，象一头气息奄奄的病牛躺倒在沙滩上。为了行路方便，附近的村民用歪歪扭扭的木棍，临时撑起了一座只有二、三尺宽的荆笆桥。

根据目前河水的深度，轿车完全可以涉水而过。可是新娘的轿怎么办？为此，刘家的几个当事人不得不临时商议。

“干脆让新娘仍乘车渡河，上岸后再换轿。”

多数人点头赞成：“言之有理。”

“不可。”

说话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矮胖子，圆脸、圆眼，蓄着一束小八字胡，名叫刘少德，是新郎官的一个堂兄。

刘少德读过书，但却没能中举，因他父亲做过三品按察使，被荫封了个监生。他这一支本来家道是非常昌盛的，与刘耀德不相上下。他父亲在陕西做官时，平“捻”立过大功，得到过不少赏赐。后来因在陕西断案时得罪了李武举，那李武举的妹妹不久被选进宫里，在朝廷告了御状，于是刘少德家的财产被没收，家道败落下来。

这段家史常常使刘少德悔恨、愤懑。他埋怨父亲根本不应该做官，“不做高官不害怕，不食王禄不担惊”。他的堂弟刘耀德的父辈就没有做官，而是一心一意地经营他的土地和生意，家道倒昌盛起来。他嫉妒、羡慕。面对刘耀德的百万家业，象一只饿狼看见了河那边的一只肥羊，垂涎三尺，急不可捺。为此，他曾作过一次小小的尝试，这次尝试使他的“聪明与智慧”得到了族人的公认——虽然有人说那是“无赖与刁钻。”但那并不妨事，不少的人遇到了扎手的纠纷与公案，还是照例到他那里讨计谋。人们称呼他“大军师”，也是有来历的。

刘家的故居城西大桥庄，有一座拥有四十多间楼房的漂亮的宅院，与“大军师”家的宅院毗邻。这座楼房院，原是刘耀德的祖父的偏房太太的住所，后来这个太太得了疯魔症，整日说神道鬼，喜怒无常，不久郁郁而死。人们传说这院里有鬼，不干净，还有人说半夜的时候亲自听到过这院里有女人的哭声，闻者无不毛骨悚然。其实那是“大军师”的

父亲罢官归里后逼迫一个丫环“收房”，那丫环不从，被关在那院的西屋里。那哭声是丫环的，并非什么厉鬼。可是除了“大军师”以外，谁也不知道这件事。

自那以后，这宅院再也没有住过人，只临时存放些用不着的东西。不久，刘耀德一家搬到了县城的“杨树堂”，这宅院就一直闲置着。

那些日子，“大军师”一有空闲总想到此处宅院转游转游。那严实合缝的青砖墙，山榆木的楼棚板，紫檀木的雕花栏杆，和平整的方砖地面以及小巧别致的花池，都使他赞叹不已，“……得想办法弄到手！”他不止一次地提醒自己。

他不信鬼。那“鬼”早就死了，这他知道。他信天主教。他是西岗那座尖顶教堂的教徒。他去那里作过“礼拜”，“教主”会保佑他万事如意的。然而他并没有放弃自身的努力。他还在眯缝着眼、皱着眉头、倒剪着手转游着……

忽然他的亮晶晶的小圆眼放射出惊喜的光来，那光束投射到楼门门楣上刻着的“勤生财、俭治家”六个大字上，顿时脸上的肌肉舒展开来。

原来，大桥庄的刘氏族人分别是克勤、克俭、克从弟兄三人的后裔。“大军师”是克俭的后代，刘耀德是克从的后代。于是他便以那六个字为依据进衙告状，说此宅院是他的祖先克俭所置，理应由他继承。而县令竟糊里糊涂地落了案。那时候刘耀德的父亲已经去世，他尚且年幼，母亲因系妇道人家又不便出面，况且这几十间房子对于刘耀德来说也不过是九牛一毛，倒也没有追究。后来人们传说“大军师”在那宅院里挖出了许多元宝，因证据不足，不敢妄言。不过自那以后“大军师”又购置了一些田产倒是实情。于是不久

大桥庄就传出了一种说法：那宅院本来就应该由少德家继承，要不，刘耀德家住的时候为什么又死人又闹鬼？刘少德住上后却平平安安的，又发了财！

那次小小的尝试使“大军师”名利双收，在族人中颇有几分权威。自那以后，族人中的红、白喜事、词讼家事，大都由他出面主持、调停，俨然象个族长。眼下他正站在河边，挥动着权威的手，用不容置疑的口吻驳斥着让新娘乘车过河的提议：

“不可。按祖上规矩，凡在尉氏地界，新人必须坐轿；此河正处尉氏县境，断无乘车之理。”

接着，他以皇王钦差的口气，宣读“圣旨”的声调高喊：“新人换轿——起乐！”

风雪弥漫的贾鲁河边沸腾了。

在临时搭起的五彩牌楼两侧，几十名吹鼓手吹吹打打，笙笛鼓钹一齐响；几十挂千头火鞭噼噼啪啪，硝烟入云，响声震天！

可是在冰冷的河水里艰难行进的八名轿夫，却异常冷静，一个个神情紧张地探索着水下的地面，一步一挪地移动着。

刘家向来是既讲究排场又封建迷信的。他家的车夫赶车、轿夫抬轿，遇到泥泞，一律不准绕道，认为行路被障碍所阻，是不吉祥的，也是不光采的；他刘家的前途是一往直前不能为任何阻碍绕道。因此不管道路上是泥是水只管踏，鞋弄脏了，裤子弄湿了，他宁愿给钱另买新的；倘若哪个新来的车夫不懂这规矩，走路时绕了道，他不但不给赏银，而且还要轻者训斥，重者责打，甚至解雇。